
1 3
1869
15

門 1 3
1899
卷 15

天中記卷十五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臺

臺觀四方高曰臺有未曰謝爾雅

釣臺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左昭四啓筮享神于大陵之上是爲鈞臺之享歸藏

璇臺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上元成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皷帝令燕陞視之鳴若謚隘呂覽音初

笑臺桀作琁臺殫百姓之財伊尹諫之桀曰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矣新序

鹿臺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新遂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水經注

靈臺文五此出羨里周公旦築爲靈臺人韜文王爲玉門築靈臺以王紂之失淮南子周文王作爲靈臺及於池沼澤及朽骨新序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管威公問篇

重璧天子遊于河濟盛君獻女爲造重璧臺穆天子傳濮州壁玉臺穆天子爲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猶多珉石郡國志

診臺周景王作洛陽診臺論語云診子之足診別離也器文

中天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列子

鳳臺蕭史者瓊姿煒爛風神超邁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日教弄王作鳳鳴居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列仙傳拾遺

思烟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鵠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

九層　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曰子欲諫邪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如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隣國謹議將欲興兵社稷七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止於此卽壞九層之臺（說苑）

彈人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黃泉　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于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水經注）

層臺　楚莊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壞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壞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改

諫乎因歷陳天子諸侯不尊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說苑

強臺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比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 淮南

異木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節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 論遺

馳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舟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咎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說苑

施惠 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 史樂書

章華 靈王建章華之臺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上木之崇高靈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爲美前莊王爲匏 吳越作抱 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
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詬謗豈前王之
所盛人君之美者耶靈王卽除士去飾不遊於臺（楚語吳越）
春秋昔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
罷弊楚國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亂于乾谿（吳語）邊
讓賦云靈王遊雲夢之中息于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
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
之臺（後漢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左昭七）

按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

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堦三級
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
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賈傳新書）

按 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
（陸賈新語）

妨農 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
之畢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執扑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溫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注善
子罕分謗（左襄十七）

重華 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

從風仲叔御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乘離今君王內寵無乃大盛歟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傾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能受諫也（王孫子新書）

晏子 景公築長庚之臺景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爲之罷長庚之役（晏子）

齊景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說死）

晏子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韓非子）

遄臺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左昭二十年

九重 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怛如也 韓詩外傳

檀臺 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左哀十四

凌陽 陳惠侯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成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與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耳 孔叢子

荊臺 楚王將游荊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從十里還引轡曰夫子期忠臣也若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

也王乃還家 語

漸臺 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夫人不去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列女傳

姑蘇 闔閭造姑蘇臺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 吳地記 越王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業婪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 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吳王大悅吳子胥諫曰王勿受也

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爲越丑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 吳越春秋

越王既獻西施復使大夫種請糴以入其意子胥曰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吳王聽宰嚭之言與越粟萬石 上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于姑蘇之臺也 本傳

姑臺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

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韓非子）

洪波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晝過簡子與之居無幾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韓詩外傳）

召兵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韓非子）

瑤臺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眾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至王問其說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宾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郎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說苑）

池臺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擇言曰昔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可無戒與（魏策）

叢臺　趙武靈王建叢臺而耶鄲前漢書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柘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本傳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東京賦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薛綜注郡國志曰耶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郡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水經注

中天魏襄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貢操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眾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新序

兆債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負責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簿臺是也帝王世紀

黃金臺　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上谷郡圖經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述異記段匹磾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王隱晉書固安縣金臺陂

西北有釣臺高十丈陂北十餘步有金臺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水經注傳逮述遊賦曰出北蘇歷艮鄉登金臺觀武陽雨城遼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舉

按史記云昭王爲郭隗善注止引築宮事鮑昭曹公書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善注止引築宮事鮑昭詩將起黃金臺善引圖經晉書俱不云史記御覽乃引史昭王置千金云云士謂之黃金臺不知所據

崇禮昭王時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二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昭二人處之拾遺記

通雅昭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龍膏以獻王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之臺王與西王母常居其上拾遺

廣記西王母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上

望京酸棗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邵公大賢猶舍耳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

今故作賦曰裴丘陵之遷迤亞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
本經注

青漢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韓亦死（彤管新編）

青臺 楚懷王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懷王大怒（世家）楊雄解嘲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上

蘭臺 楚襄王遊于蘭臺之宮（風賦）楚有人謂項襄王曰王緝纗蘭臺飲馬西河（世家）一名南臺時所謂楚臺者也（地志）

陽雲 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于陽雲之臺玉作大言賦（古太子虛賦）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云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漢書）文選

陽臺 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上黨記）

華陽 荊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石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騎曰馬肝美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燕丹子）

琅邪 琅邪山名越王勾踐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戶於琅邪山下復

十二年所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眾山之上刋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人汗之則竭齊潔則通漢武帝亦登此臺（水經注伏滔地記）

雲明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拾遺記）海錄作燕昭誤

又　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始皇受珠臺（述異記）

蒲臺　高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索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索委酒若有繫狀（三齊略記）

漢清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史記）

曲臺　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晝地而民不犯威如胡越（漢鄒陽傳）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枚乘傳）

黃山　陽穀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水經注）

南臺　熙安縣東南有圓岡十丈四面爲羊腸道論者曰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名曰朝臺（南越志）尉佗築臺以朝漢室基圓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爲朝臺傍江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裴淵廣州記）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逍遙步

隱登高遠望覩臣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鳥膏腴之地宜爲都也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甯集（水經注）

露臺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史記賛）

冀奉上疏曰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上基至今猶存（本傳）

漸臺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夢中所見也師古曰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漢書）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漸（黃圖）

馬臺　雒陽縣城中有掠馬臺臺東有曲池池東有一臺謂之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紿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兎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雒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門陽即雒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相如之徒懽遊于其上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于兎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墓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水經綴平臺之遺響（宋書靈運傳論）

漢書晉如注見水經者今本刪削殆盡因備録之統志云謝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夫謝居江左賦假相如安得云於此賦雪耶通志因之俱誤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層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畧存故跡其臺方一百許步卽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隨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婆臺城 水經注 後有繁姓居側因亦名繁臺 郡國志 九域志

蠡臺 梁孝王所築於兎園中迴道似蠡因名之 述征記 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臺秀廣巍然介立超然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續述征記云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闕子所謂虎圈臺者 水經注

柏梁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 武紀 武帝鑄柏梁銅柱 郊祀志 梁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 三輔舊事 起柏梁臺以處神君 武帝故事 帝嘗置酒其上詔郡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 三輔黃圖 古文苑

通天 元封二年作耳泉通天臺師古曰通天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耳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武帝時

祭大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祀招仙人
祭太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
大蹏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
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榱桷皆化爲龍鳳
從風雨飛去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似候神明望神
仙也黃圖 左右通天臺高三十餘丈祭天時於此候天神
下也關中記

神明 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
千門萬戶方朔傳 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
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
屑服之以求仙道廟記 武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
丈得泉水色黃傍有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
有人食土飲水服赭布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答曰
商王無道使兆人入地千丈求青堅之土以作瓦起瑤
宮金堂工人皆以繩入地裹貢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
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存答曰我以玉爲衣金
爲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臧漢人問汝欲更出爲人否
答曰食土飲泉與蝼蟻爲伍甯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
自死骨肉靡成灰惟心如彈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
是乾血耳洞冥記 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
道士百人漢宮閣疏 神明臺上有九臺今謂之九子臺黃圖

望風 太初二年起耳泉望風臺於臺上得珠望之如照

天中記

騰光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集方士說仙事上集於臺上亦曰經星臺集方士說仙事

招仙 武帝起招仙之臺於明庭宮北明庭宮者耳泉之別名也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黎懸之磬吹霜滌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管歌之聲

登仙 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 戴延之西征記

王女 嵩高山有玉女臺云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山記

尋眞 帝登尋眞之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天西南如白雲

起頃王母至 漢武內傳帝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七月七日王母至 廣記引內傳

通靈 鉤弋夫人從至耳泉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帝哀悼疑其非常人也乃起通靈臺於耳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 王褒雲陽記

蓄思 武帝寵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漢書黃圖

昭帝 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時命水嬉遊燕永日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柁刻飛燕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起商臺於池上 拾遺記黃圖

臺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鷰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每輕風時至飛鷰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繆結飛鷰之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鷰結裾之處拾遺記

月影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西京雜記

望白虎成帝幸王根第見圖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外戚

温明洛州温明臺後漢世祖畫卧此殿耿弇入造牀下勒卽位處郡國志

雲臺周黨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范升奏毀曰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逸民傳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本傳中平二年二月巳酉南宮雲臺災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五行志

景升汚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水經

讀書華陽有讀書臺諸葛孔明相蜀築吃臺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寰宇記

井中詩

遺事 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垣極高云是孔明避暑臺宅西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爲宅銘南雍州記

三臺 魏武帝于鄴城西北立三臺中臺名銅雀臺南名金虎臺北名水井臺陸翽鄴中記三臺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銅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水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水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水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時而睇睋者也水經文宣天保九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業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逸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燕群臣並命賦詩北齊書

文帝黃初二年築陵雲臺魏志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

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世說）

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楊龍驤洛陽記）凌雲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博作道通至臺上登高遐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之秀極也（述征記）明帝景初二年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高堂隆上疏切諫（本傳）

燭臺　文帝築土爲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雲芸焉（拾遺記）

釣臺　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曰昔紂爲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吳志）吳主以潘夫人爲神女每以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主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拾遺記）

鄴臺　鄴漳水北有趙閱馬臺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爲軍騎出入之節矣（水經）

方廬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亢旱春雜

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嗷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

拾遺記

【靈鈞】涼張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揩基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門呼曰武公遺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魯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魯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大府主簿馬勖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餚臺樹北年以來轉覺眾務日奢於姓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上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　止作役晉書

冲天赫連勃勃起冲天臺於南山欲登之望長安　十六國春秋

【臺】范甯爲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誦五經文起學臺功用彌廣　本傳

【臺】姚興集沙門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居中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異獸木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聞皆以爲希奇　長安志

【靈】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臺即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此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東有靈芝鈞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

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四面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乏臺以避暑洛陽伽藍記

靜輪　魏天師道場壇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塵四年造抑亦栢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水經

雨花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臺感得天雨賜花天厨獻食楊無爲詩云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透籃藥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望歸六朝事迹

樂善　高齋之後有堂堂西有射堂五間射堂南有大池池上有臺名曰樂善臺南雍州記

玉女　秀軌字處別武威姑臧人也大東末自稱河西大涼王後僭稱尊號不受唐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及敗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安修仁執送尋伏誅舊唐

景龍中韋庶人置石臺於朱雀門街在開化一坊之間雕刻綵縷上建慈臺蛟螭遶下有石馬石獅子侍衛之像初韋氏矯稱衣箱有五色雲氣使畫工圖像以示於朝及節愍太子遇害韋氏乃上中宗聖威神武

頌刊石以紀其事謂之訟臺上官昭容之文也并勒公卿姓名於上諂詞僞事有乘典實景雲元年毀之（長安志）

唐立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勑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天寶遺事）

愁臺　唐宗入沛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家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五代史　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郡國志）

病龍　周世宗大舉入幽州契丹蕃部望風胥遁車駕至

亳橋聞之甚喜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老父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代相傳謂之病龍臺世宗默然遽上馬馳至是夜病亟圍戈未到關而晏駕（五代史補）

畫畫　母昭裔入蜀見岷峨之秀乃嘆曰卿雲藹藹河漢寶英靈所鍾也修文翁石室武侯書臺出家財建學館列九經（海錄）

天井　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孤映背邑面河實郊鄽遊憩之佳處也（荊州記）井在方城北地餘廣員二里其深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母基舊堤臨際水湄遊憩之佳也（水經注）

清暑 江陵赤湖東北有大罡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一名清暑臺秀宇后明通望周候遠者登之以暢遠情上

玉臺 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週迴盡是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嚮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皷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鄧德明南康記游閶闔觀玉臺注上帝所居天馬歌西有玉臺聯以昆德西京賦

鳳春 東都城有流杯殿在麗春臺北有東西廊南至麗春臺北連弘徽殿南頭皆亭子間以山池殿上作漆渠九曲兩京記

九思 九思臺楚莊王樊姬墓也張說登臺詩云楚國所以覇樊姬有力焉萬化茫無在孤墳獨巋然英華思作里

逍遥 張九齡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詩常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曾是陪遊日徒爲梁甫吟英華

琴臺 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許步王褒益州記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李膺記

在成都府華陽縣市橋西寰宇記在浣花溪云海安寺南今爲金花寺城內非其舊成都志盧照隣詩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

卜臺 廣漢郡有嚴君平卜臺蜀記鴈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也益州記

一柱 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傳物志

靈應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澗水綠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鉄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鑄造（陸長源辨疑志）

望京 李邕吉上望京臺寄令孤華州云祇役滯南服間上望京臺寄懷三峯守岐路隔雲烟（唐詩紀事）

集虛 張祜集虛臺詩云日光斜照集虛臺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授籙太真含笑入簾來（上）

疑霞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杜陽編）

璜臺 天問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楚辭）

珍臺 珍臺閒館（耳泉賦）珍臺寘產以極壯陞道邐倚以正東（西京賦）

韓子

疑望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七命箕子曰紂必爲九重高臺

老子

春臺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和邢端公登臺春望詩春日繡衣輕春臺別有情春煙間草色春鳥隔花聲春樹亂無次春山遙得名春風正飄蕩春甕莫須傾（英華）

初臺 砌臺即今擦擦臺也王侯家作以爲臨觀之戲唐張仲素詩云騁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踏青去遶上寄箋來即知唐來有之王審琦都尉家其子承誥幼

時其父戲補砌臺使（談苑）
仲素字繪之建封子也孔帖作仲封誤

【脞說】先聖王之爲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呂覽）

【高堂】招魂云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楚辭）

【長楊】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較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觀焉（黃圖）

瀛洲成帝於太液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趙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趙飛燕傳）

高光馬融廣成頌云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後傳）

【三臺】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圄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臺但有時臺圄臺也（五經異義）

門

【門】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釋名）門從二戶象形也閭里中門也闤市垣也闤市外門也閎閭高門也闕門譬也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閽門豎也門昏也門常昏閉故曰閽卽守門隸也閒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閒（說文）閒城外郭內之

里門也閈扞也言爲人藩屏以扞難也風俗通

天門　角天門也韓楊天文要集

閶闔　天門也楚人名門皆曰閶闔說文叫帝閽使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楚詞亭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潘岳賦爾雅閶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閶公羊傳齒著于門閶荀子外閶不閉又月令乃修閶扇注治門戶用木曰閶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閶閶門也單曰扇扇戶也月令仲春修閶扇孟冬修鍵閉服虔云閶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

九重　九辨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楚詞注天子九門關門遠效門近效門城門皇門雉門應門路門寢門亦曰庫門

皇門　王之郭門曰皇門詩注

應門　王之正門謂之應門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爾雅李巡曰路門之外受朝正門一名應門應門之外曰雉門

雉門　師氏掌以媺昭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周禮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齒胄

閶門　周書皇門篇維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閶門會群臣序周公會群臣于閶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注路寢左曰皇門

鼎門 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帝王世紀雒陽東城門名鼎門後漢志

魯十二門 魯城凡有十二門其北名上東門左傳定公八年公歛處父帥邾人自上東門入是也西五門一曰鹿門卽臧孫紇斬鹿門關以出奔邾是也三曰稷門卽國人擧能投蓋於稷門南曰雩門左傳自雩門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是也

吳門 吳子胥爲吳造大城陸門八象天之八風水門八法地之八牕立閶門者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以象地戶亦名破楚門亦名地門者吳位辰屬龍故小城南門作龍以壓虵氣也吳越春秋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陸衢陸士衡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軍馬引旌旗

高門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言死

東門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史記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上土多髦俊儒藝則以遊俠夷門卽侯嬴抱關處郡國志

司馬　司馬門之名起漢世案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門史記又云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三日是則名起戰國非獨漢也今又曰公車門而俗稱謝章門也丹陽記未央宮殿雖南面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高紀注師古曰宮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循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外門爲司馬門元紀注

端門　太微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天文志端門太微正南門注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此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黃圖燕王旦傳鼠舞殿端門中注端門正門也本傳立金人於端闥西都賦

掖門　內至禁者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漢制劉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注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呂后紀闈門如今東西掖門注儀里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應劭注漢書

長安城方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二城門續志注漢舊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覇城內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召平種瓜青門外廟記亦曰青綺門并更曰仁壽門無疆亭

金馬門　金馬門者署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史記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

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後馬援傳）公孫弘待詔金馬門東方朔待詔公車上使待詔金馬門稍親近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宣帝修武帝故事益召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之事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傳）蘭臺金馬遞宿迭居（西京賦）金閨諸彥蘭臺群英注金閨金馬門也（選）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楊雄傳）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元紀）金馬門又謂之黃門（玉海）

黃門　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

門黃圖　青瑣　漢舊儀　青瑣門在南宮（宮闕簿）王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元后傳）雕欒鏤桷青瑣丹楹（吳都賦）衛瓘注青瑣戶邊青樓也（後百官志注）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上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范雲詩）

玉尊　玉尊爲東平相王以至親驕不奉法度尊至庭中王傳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皷過雷門（本傳）

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來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記其年月因以名焉（應劭漢官）何湯仲弓嘗爲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朝廷嘉之（水經謝承書）開陽門故建陽門也（晉宮閣名）

東

穀水東逕建春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逕望首陽基遙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者也（水經注）郅惲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東觀漢記堅鐔攻洛陽朱鮪別將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本傳）

西

開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官儀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戊故以丹鏤之（水經注）

灌龍

建初二年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前過灌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讁怒之但絕其歲用冀知默愧其心（袁宏漢紀）

班固永平十七年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贊語甯有非邪（典引）

金商

楊賜光和元年引入金商門問祥異注太極殿西有金商門（後傳）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坑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東京

賦　東蒼龍西白虎漢書

靈帝引諸生能爲文賦尺牘工書鳥篆者待制鴻都門下宦者傳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之告高密令爲康成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又謂公者仁義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今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本傳

孫堅母生堅夢腸出繞吳昌門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祥也昌門吳郭門也獻帝興平中吳中謠言黃金車班闌耳開門出天子宋符瑞志

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水衡拟之上皆列龍雲風虎之狀以大齊薄之及其晨見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水經注

承明黃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注案諸書記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詩曰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明帝

惟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陸機洛陽記

塞門張昭諫孫權不從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後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吳志）

題門　廣州盧毓仕州爲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欲誅之毓後題其門曰誅門誅門國雖存無射年欲知此書盧毓還大守削之隨削字更生（郡國志）

歸厚　稽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晉傳）

朱門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上本紀）

私作　元帝時廷尉張闓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世說）

自刑　宋明帝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大夏　洛陽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

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洛陽伽藍記

梁元帝令胡僧祐授王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侯景將仕約軍禽約送江陵南史

武帝建德三年正月壬戌朝群臣露門周書沈重於露門館講論語王海

高祖初爲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隋書

萬年縣門宇文愷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降於縣祥爲婚第以縣門窄狹欲毀之高宗勅曰其宇文愷所作不須折於他所開門遂存韋述西京記

開元十七年五月丁卯侍臣以下燕于春明門外甯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萼樓邀其廻騎更令坐飲遞舞班賜有差實錄王涯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

公主受册設册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通典

韓愈上宰相書伏光範門外

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作爲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潛夫論　漢武世王

侯深殿重階金樞紫塒傳子

魯仲達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闔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魯連子大衍之乾曰金柱鐵關膠固衛災君子居之安無憂疑易林

屋

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并冀人謂之庳庳正也屋之正大者也釋名屋奧也其中温奧也上客堂曰庳通俗文

禮人君公室之制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牛以北爲正室中牛以南爲堂正室齋室也崔愷喪服節

黃屋非堯心選項羽圍漢榮陽紀信詐楚乘王車黃屋左纛曰漢王降楚以故漢王出遁漢書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注

周公居冢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家語蕭望之說霍光曰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本傳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注

武帝四歲封膠東王長主數抱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因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漢武故

神屋 上起神屋九間鑄銅爲柱以金塗之大五圍赤玉爲階椽以金刻玳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爲瓦以赤白石指爲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爲簾薄玳瑁壓之以象牙爲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甲帳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熏桐作金鳳軒翥若飛口銜流蘇長十餘丈有雲母窓珊瑚窓雖崑崙立圃不是過也（漢武內傳故事）

傳化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道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賚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爲民士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民大悅（東觀漢記）

起屋 是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隣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是隣舍（吳志）

買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上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世說）

雕楹 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稽含爲之讚含授筆爲序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畫真人於刻

楠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
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粹有愧
色晉傳

茅茨桓宣武以羅含爲別駕以官廨寺諠擾非靜默所
處乃與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蔭宇伐木爲
牀織葦爲蓆布衣蔬食晏若有餘別傳

蒲屋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教民陶冤易蒲屋以絕
火患本傳

板屋秦州俗上氣力不恥寇盜弓馬射獵以爲工能其
居八板爲屋故詩曰在其板屋修我甲兵及車轔轔四
鐵小戎皆田狩之事郡國志

賁飛伎之書起宅諱屋必擇吉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
体何患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則夫裝車治舡亦當擇日
論衡

賁金洛陽城有鬱金屋戴延之西征記

太精大秦國以青水精爲屋廣記

齋

讀書大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
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王孚安成記

盤龍桓玄鎮姑熟屋壁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
俄而玄敗將軍劉毅居之毅小名盤龍晉徵祥說

司齋襄沔記曰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

此齋造文選鮑至云簡文爲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安徐陵王固孔鏘等於此齋綜覈詩集於時鮑至亦在凡數十人資給豐厚日設餚饌于時號爲高齋學士雍州記云高齋其泥色鮮淨故此名焉南平世子恪臨州有耳露降此齋前竹林昭明太子於齋官集道義以時相繼

白土　白土齋南道又一齋以栗爲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紫雲騰起形似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於此龍飛

下齋　高齋東北有一齋名曰下齋次於高齋制度壯麗極爽塏刺史辨決獄訟舊出此齋上

東府　梁宣城王爲陽州刺史顧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野王好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絶南史

蕭齋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在焉李約自江淮竭產買歸於洛中匣於小亭號曰蕭齋國史補

龍　宜都山絶崖壁立數百丈有一大燼插其崖間望可長數尺傳云堯洪水人泊舶此旁爨餘故曰插龍崖宜都縣記

燔柴　臧文仲燔柴於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奠於瓶非所柴也文仲安知禮禮器

仲尼作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莊子

曲突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灶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直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知士議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桓譚新論漢書人爲徐福上言霍氏事同

祀竈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漢郊祀志

養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旦宮永巷中冢出圜壤都竈衙其誦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冢禍也竈者生養之本冢而敗竈陳誦於庭誦竈將不用官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五行志

風吹李南明於風角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廁中冢群出壞大官竈本傳

變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變者妾將王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本傳

請祟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

雜人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識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白玉尋病殞

竈神皇帝作竈死爲竈神淮南子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萬畢術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已丑日日出邪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襄子也酉陽雜俎

鈎注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墓名鈎注居之去則止上

衛靈公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夢竈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韓子內儲

厠

溷　說文曰厠清也釋名曰厠言人雜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聞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偃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莊子注偃謂屏厠也屏厠則以偃溲庚桑篇

陷廁 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入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左成十

廁牏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窮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前漢徐廣曰牏築垣短坂也廁牏謂溷垣墻建隱於其廁而浣滌也一謂牏爲豆言建又自洗溫廁豆廁豆寫除穢汚之穴也呂靜曰槭窬竊器也槭虎子也窬行清也舊注今本無孟康曰廁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

守廁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神仙傳河東碩曼卿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曼卿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先過紫府金床玉几眞貫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簒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抱朴子

惡夢 博士弟子譚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教使晨起清中說之三旦而人告以爲呪咀捕治數日桓譚新論

不寇 管甯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思過

甯思惟無愆念嘗如厠不冠卽便悔首風尋止（周景式孝子傳）

過廬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嚬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襄陽記）

列婢　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敦往脫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世說）

錦囊　晉太尉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如此更如他厠（語林）

果　王敦初上舞陽公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臭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琬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世說）

戲謔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

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寶爲之將以誰咎璞

富晏王敦之禍夔亦死蘇峻之難（本傳）

後漢陶侃常如厠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朱衣平上幘劍履自稱後帝曰以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異苑）厠神後帝也（雜五行書）

晉末庾翼鎮江州如厠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而病卒

國演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本傳）

厠鬼貞元中吳都進士李赤與趙敏之同遊閩宿于衢之館亭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廷中赤即起下階揖讓良久上廳取紙筆作書與親云某爲郭氏所選爲婿婦人拍其常縊之敏之出走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爲明又偕竹白晝又失赤敏之遽往見赤坐于厠大怒曰方當禮謝爲爾所驚淡日至閩屬僚有與赤舊游者設讌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厠見赤僵仆于地氣絶死矣（獨異志）

處厠王昇曾行至一宅離閒見物兩手擡厠深日虎鼻猪身面色紫而遍爛直視于昇懼而走見表兄陸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厠神無不立死汝其勉之昇遂卒（紀聞）

見形 宣城太守刁緬初爲玉門軍使有厠神形見狀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厠神乃滅

旬日遷伊州刺史歷官至翰林左將軍上

洞幽 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將畢穆優忽至此丞郎慙謝之優穆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聞者絶倒此夢所言

奏報 台州有民姓王常奈厠神一目至其所見着黃女子云某厠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黵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群蟻紛紜聽之異聞相語毋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薛光錄

星頭 俗命如厠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厠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莫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爲沃頭焉資瑕集

墅

別業 石崇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恩歸引

土山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

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本傳

【賜墅】符堅入寇謝安與謝玄出土山墅宴親朋畢集方留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有懼心便不勝安顧外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曇曰以墅乞汝上宋屬檀道濟名檀城地圖謂之城子墅唐溫廷筠謝公墅詩云朱雀橋南統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

【勅取】王黼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梁武帝于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黼墅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取之答曰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帝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

史

【輞口】員半千庄在焦戴川北枕白鹿原蓮塘竹徑酴醾架海棠洞會景堂花塢藥畦碾磨麻稻里諺曰上有天堂下有員庄長安志

【輞川】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舊唐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拗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宅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輞川集輞川毋亡表輞川第爲寺新唐

城南 張守珪坐貶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蕭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見貶唐書嵩請老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舊

昭應 蕭復字履初嵩孫也爲宮門郎廣德中歲饑家貧議將鬻昭應別墅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以要地誘焉復曰僕以家貧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舊

濟源 蕭俛字思謙嵩曾孫也母韋氏賢明理家嚴俛雖爲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旣致仕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野逍遙山野嘯咏窮年開成二年弟儉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俛曰朕賜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

揚綰 拜相御史中丞崔寬劍南節度使甫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之舊

温造 字簡輿自負節槩隱王屋山以釣魚逍遙爲事人號其居曰處士墅舊新

裴休 字公美操守嚴正兄弟偕隱家墅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唐

韓墅 韓昌黎南山詩云前尋經杜墅垒藪畢原陋注杜墅卽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萬年縣東南集

王涯亭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別業在常州義興曰玉潭庄在滁州時以書托獨孤至之獨孤以詩寄云日日思瓊樹書書話玉潭題玉潭云碧玉徒強名水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齋淪色幼卿所謂薄宦龍鍾心懶慢故山寥落水齋淪

午橋 裴度於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鳥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耳水貫其中醽醁引脉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舊唐裴題南庄云野人不識中書令喚作陶家與謝家白樂天和云陶廬僻陋那堪比謝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峯三十六長隨申甫作家山長慶集五見堂張齊賢以司空致仕歸洛得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宋史傳

平泉 李德裕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舊唐初德裕營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劇談錄汪遵平泉莊詩云水泉花木好高樹嵩少縱橫滿目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唐詩紀事贊皇公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榭

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蕊等蓋僅有存焉怪石名品甚衆多爲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師子石今爲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

賈氏談録

東墅 吳越廣陵王錢元璙帥吳時其子衙前指揮使文奉翔東墅南園經營三十年極園池之賞奇卉異木名品千萬及其身見皆成合抱又累土爲山亦成巖谷晚年經度不已每宴集其間任客所適文奉跨白騾被鶴氅緩步花徑或泛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就之而飲其好事如也

吳越備史　九國志

牆

牆 垣蔽曰牆壁垣也說文牆謂之墉爾雅墉垣牆也廣敬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御風寒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者也釋名牆所以防非常也

貢庸 天子貢庸諸侯疏杼鄭玄注曰貢大也言大牆正直也疏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尚書大傳

丹青 諸侯垣墻有黝堊無丹有之色新序

始築 舜作室築牆茨屋奔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淮南修務

象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

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議焉 史語

蔽惡 叔孫豹曰人之齊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死 左昭元

玉壁 元守三年帝復起凌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爲壁以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訖周成玉封禪之事所謂事登壁文蓋帝王之本績也 洞冥記

金釭 趙婕妤居昭陽舍殿壁帶徃徃爲黃金釭舍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 西京雜記

畫雲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蓬藹山靈水怪或衣以錦或飾以金玉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上

漢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 漢官典職

金釭 琅邪王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注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 後漢

刻像 焦氏山魯恭冢前有石祠四壁皆有青石隱起忠臣孝子貞婦形像像邊皆刻石記碑文 戴延之西征記

臧書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及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患時人貴之 後漢

基下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謂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毀名云 上

石角 蔡琪字德珪襄陽人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墻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 舊傳

宇量 呂蒙病孫權時在江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嗟也 吳志

壁下 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處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齊書

水間牆 元諧隋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本傳

丸土 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有華林牆高九丈方圓一里 孟奥北征記

瑠璃 大秦國以瑠璃爲牆 南州異物志

齋外 西北齋外大下山有宮以黃金爲牆南方齋外岡明山有宮以赤石爲牆西南齋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爲牆東南齋外闐清山有宮以白石爲牆神異經 西方齋外西明山有宮以青石爲牆

苑囿

苑 有囿曰囿說文囿所以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毛詩註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囿者畜魚鱉之處也囿猶有也風俗通古謂之囿漢謂之苑周禮囿在西原圃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東方　苑囿所以在東方何囿苑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　白虎通

天苑　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隋天文志外內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土無有畜滯則麒麟遊囿六畜繁多天苑有德星應　禮稽命徵

節性　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呂覽

養龍　黃帝爲養龍之囿　拾遺記

初作　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犧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民時罷民之力　淮南泰族

囿災　單襄公曰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　周語

囿圃　皇武子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左僖三十三　榮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注

囿圃　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左成十八

囿圃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昭三

趙簡子田于蠬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蠬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晉語

五苑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重賞也（韓非子）

桑林 張儀說韓王曰大王不助秦鴻臺之宮樂林之苑非韓之有也（戰國策今本作桑林）

上林 苑本秦舊苑也（長安志）蕭相國請曰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田苑中（史記武帝微行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弩者舉措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屬之南山以爲上林苑東方朔諫秦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秦階六符之事士乃拜太中大夫卒起上林爽故相如請爲天子遊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水經注）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春秋獵射苑中取禽無數其中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漢舊儀）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制爲美名以標奇麗也（西京雜記）

昭祥 昭祥苑在耳泉宮西周千里萬國獸異物皆集此中（洞冥記）

樂游 神爵三年春起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嘗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

謂之連枝草（西京雜記）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兩京雜記）

安林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東京賦（洛陽圖經）濯龍池名芳林苑名

廣成 明帝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人子郎時還宮（本傳）桓帝幸廣成校獵陳蕃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奈以敦孝敬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本傳）河南新城有廣成聚有廣成苑（續志）汝水東與廣成澤水合（水經注）

畢圭 梁冀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千里又起兎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本傳）有人殺苑兎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張璠漢記）冀誅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畢圭 靈帝欲造畢圭靈琨苑楊賜諫曰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後傳

玄武 苑以立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表清禦勒虞箴樵蘇往而無忌鄙鹿縱而匪禁魏都賦 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 汪

桂林 建康縣北吳朝爲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 南朝宮苑記 陶季直宗都記 桂林苑在落星

龍騰 慕容熙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宮耳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 晉載記

南苑 宋明帝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 南史紀

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 南朝宮苑記

芳林 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廢東府城東邊秦淮大路北齊王融作曲水詩序載懷平浦乃驀芳林卽此也上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南平王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 梁傳

芳樂 齊東昏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堂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

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南史紀

建興 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云丹陵抱天邑紫泉更上林玉臺極百尺銀樹起千尋

湘東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浦緑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美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坪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榜生連理大清初生北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好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顔之推詩云屢抱明月宴並將軍扈義熙所造渚宮故事

仙都 齊後主武平四年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隋五行志

西苑 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三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美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茨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尚

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續世說）於早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隋紀）

會通 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華神都苑周廻一百二十六里（兩京記）

上苑 蘇良嗣遷荆州長史高宗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奬取竹弃之（新唐）

蠻果 則天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蘇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

舊晉

昌華 荔枝洲在番禺縣劉氏於其上栽昌華苑（圖經）

北苑 南唐徐鉉湯悅徐鍇有北苑侍宴詠序云望蔣嶠之嵌崟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

柰苑 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柰苑（雜集）

園圃

蓏果 園樹果也圃樹菜也（說文）

天園 天園主果實菜茹蓄儲（天文要集）

匏瓜 匏瓜爲天子果園上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閨注 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不

爾則瓜果之實不登

場圃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亭亦如之 周禮注云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甕牖 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注禮記甕牖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廟 後漢

圃畦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百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莊子

繫馬 魯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笑之漆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擊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列女傳

鄭圃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昧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 列子

灌園 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雜記

漆園　梁郡蒙縣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天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史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水經）

兎園　史記謂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是曰兎園也（水經）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乃置旨酒命賓及召鄒生延枚叟（雪賦）漢枚乘有兎園賦（五臣見親王臺下）

竹園　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園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水經）

不窺　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前漢）

宇春卿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後漢）

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謝承後書）

趙昱歷年潛志不窺園（魏志陶謙傳注）

託邱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鉅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鵠孕鄒產鸛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人爲官園鳥獸草木皆僉植上林苑中（西京雜記）

樊川　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升大黎如五升落地則破其取栗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黎也（三秦記）索其栗味耳而小不如三秦記所

說舍消梨人間往往有之其大不至五升亦不出此川
吳括地志

持鋤 孫寶爲京兆尹署侯文爲東部督郵灞陵杜穉季杜門不通水火持鋤自理園不敢犯法 前漢

灌龍 顯宗每幸濯龍並召諸才人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以遊娛之事矣從焉后蠶于濯龍 馬后中紀

自賃 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陳留耆舊傳

得印 桓帝時沛國戴翼鉏園得黃金印 後漢紀

行園 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兎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銅爵 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銅爵臺南金鳳臺北氷井臺 魏都賦注

芳林 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隅使公卿百僚皆負土成山立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魏略

芳林園卽華林園齊王芳卽位改爲華林

耳露降 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已來耳露復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翻車 馬鈞巧思純世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

出其巧百倍於常

歎利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共酒食之費

起園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扶簡鋤治也 魏志

春王 文選陸士衡詩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注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春王圃

廬中 范汪性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一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晉書

菅園 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菅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上

名園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倉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晉顧辟疆園爲第一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陸羽云辟疆舊園林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疆 中吳紀聞

會心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水便目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殖果 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塲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 王隱晉書

逍遙 姚興常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繩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絙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繩繩竹過以爲佛神相遇 長安志

種菜 柳元景爲尚書令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與守園者 宋書

玄圃 齊文惠太子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墉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虧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起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壯麗極目 南史

離垢 劉慧斐字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寺又于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南史隱逸

美蓉 美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迴十七里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苑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

城東南城地高不便故埶此隅頭一方餘地穿入美蓉池以虛之兩京記美蓉在京羅城東南隅有青林重複緑城瀰漫若帝城勝景駕時幸之景龍文館記

司竹 司竹園在盩屋縣東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乃植竹卽此是也史記云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行林故有司竹都尉西都賦所謂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耳木也隋圖經

起樓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不立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嘗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助寒憂苦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進世士大夫務廣宅爲不肖子孫酒食費我無是也唐書

市取 唐嗣王皐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皐將市取之馬燧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五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上

奉誠 司徒兼侍中馬燧宅在安邑里燧子少府監暢燧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遂獻舊第爲奉誠園亭觀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爲戒長安志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忤以至困窮而終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爲戒親唐暢以第

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其樹嗇懼進宅廢爲奉誠園木皆拆入內

國史補　桂苑叢談

題園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蓮憔悴無顏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恰似主人心

南部新書

瀟灑 顏謝會公之後所居有泉石松竹創亭延客孟賓于留題詩曰園林瀟灑聞來久欲往因循二十狄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江南

荔枝 西夷有荔枝園棘火僮拋夷中最賢者古所謂獉僮之富多荔枝爲業園植萬休樹收一百五十斛

郡國志

栗園 玄鄒灣中有地數頃土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卽栗洲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遊薄

水經

瓊圃 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

晉宮闕名

祇園 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國廣八十頃林木欝茂可置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常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

經律異相　金剛經注

凡千二百區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

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卽須達長者布金
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
行坐處亦盡孝塔皆有名字 法顯記

菴羅園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或云似柰此樹開
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園旣屬女女人守護
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宴熏見佛觀喜以園奉佛佛卽受
之而爲所住 闡義 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
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
女家爲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
施佛住處 法顯記

天中記十五卷終